

说不尽盖世雄才
尽显大帝王威风

高
滨 欧阳楚◎著



漢武帝



站在浩瀚的时空长河的边缘，注视着古人的背影，看不见三

一代天骄汉武帝是个怎样的人？
他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他北拓匈奴，南平四夷，西疆拓土，东临大海，他，崇文尚武，正朔纲，褒农桑，奖功臣，他，繁盛，他，用酷吏，罢刑典，一人独揽，他，养后宫粉黛三千，君临盛衰，一是在位，有后人评说。

一部汉武帝，说不尽盖世雄才，

一部汉武帝，尽显帝王威风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汉 武 帝

高 滨 欧阳楚 著

(三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第九章 诸侯之乱

武帝对外用兵，频频得手。不料，后院起火，诸王侯起兵造反，武帝不得不将目光移向国内。

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武帝一怒之下，对诸王侯动了真格的，他要用强权向世人展现皇权的绝对性。

汉对匈奴的用兵，到目前已整整十一年了。十一年间的交战，汉主力全放在了前方，后方便出现“空档”，于是，以前一直未解决好的诸侯王问题，这时又发生了。

这次举旗反叛的，是原来的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。国内紧张，汉武帝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

汉武帝此时正是鼎盛时期。他对外决心一下，就能如愿地获取成功。对内，他便横下决心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诸侯问题了。这些问题虽然棘手，但他的主意已定，是不愁解决不了的。



可以说，汉武帝是一个既成功地解决了匈奴问题，又成功地解决了历代帝王没有解决好的诸侯问题的一个出色的皇帝。

刘邦统一天下时，实行郡国并行制。他封国为王国和侯国二级。皇子封为王的叫诸侯王，有功的异姓大臣封侯的叫列侯。刘邦以大量封刘姓王的办法来巩固皇室，可是，一些功臣，和刘邦出生入死，一同打天下，若不封王，必然造成叛乱，于是，除同姓王之外，刘邦又封了异姓王一共八个，即韩王信、赵王张耳、楚王韩信、梁王彭越、淮南王黥布（英布）、燕王臧荼、燕王卢绾、长沙王吴芮。

八个异姓王封地约占汉朝疆界的一半。

刘邦分封异姓功臣，本出于无奈。他怕因封赏不公，造成西楚霸王项羽的局面。

这八位异姓王，都是打天下立有奇功的。彭越在刘邦与项羽作战中，率军三万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。韩信也是，破齐中战功赫赫。韩信在破赵定齐之后，就向刘邦公开写信要做假齐王。

公元前 202 年初刘邦追击项羽到汝陵（今河南太康南），刘邦令彭越与韩信出来相助，此二人却一兵不发，结果刘邦吃了败仗。张良说：

“你虽封了韩信做了齐王，英布为淮南王，可并未封王。这些人仍心怀不满，故临阵退缩。”

刘邦一听，觉着果是如此：

“那又该如何？”

谋臣张良说：

“大王不给他们封赐，他们当然不出力了。你应许诺，打败了项羽，把临淄一带的土地全封给齐王韩信，一切租



税钱粮全供他使用；彭越封为梁王，打败项羽以后，把目注阳（今西安寿田县）以北到谷城（今陕西洛阳县西北）的地全分给他；淮南的土地则全分给英布。”

刘邦清楚了这些功臣不发兵攻楚是挟功请赏。于是他让张良向他们转达了他的许诺。

彭越、韩信和英布三人听到刘邦的许诺，便积极出兵，几军会合，消灭了项羽，结束了八年的楚汉之争。

其余的五个王，原来项羽时就被封王，刘邦迫于无奈，也只好封他们为王。

当时封王，一心想着壮大力量，孤立、对付项羽。可等夺取天下之后，才感到后患无穷。于是采取办法打击。

这八个诸侯王，见刘邦有“敌国破，谋臣亡”之打算，便开始纷纷警惕起来，中央政权和诸侯王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。

第一个起来反叛的是臧荼。刘邦听得燕王臧荼反叛，亲自带兵镇压。仅两个月时间，燕王臧荼被镇压。

臧荼之乱后，刘邦警惕起了七个诸侯王。

第二年，刘邦称外出云梦游幸，令集诸侯王到陈地，乘势抓住楚王韩信，贬为淮阴侯，后吕后施计，韩信斩首，诛灭三族。

韩王信因匈奴围困投降了匈奴。汉高祖出兵征讨匈奴，韩王信参谋，使他差点被匈奴所杀。后汉将军柴武斩韩王信首于参合（今山西阳高县东北）。

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继位，刘邦经赵地骂了张敖几句，赵相贯高气不下，妄图杀刘邦，事败赵王被贬为宣平侯。

高祖十一年，梁王彭越造反，被夷灭三族。

同年七月，淮南王英布再起造反，第二年为刘邦镇



压，死于番阳。

同年二月，刘邦派樊哙、周勃打败燕王卢绾，卢绾战败逃往匈奴。

以上七诸侯王均因谋反之罪或族灭或被贬，或逃入匈奴境内。只长沙王吴芮势单力薄，王位一直传到文帝时因无嗣而绝。

汉高祖消灭异姓王以后，杀了一匹白马，和大臣歃血为盟。他们一起重唱着汉高祖刘邦的誓言：

“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击之。”

之后，刘邦又继续实行郡国并行制，这次则分刘氏弟子为王。汉高祖共分了九个同姓王。他们是：

楚元王刘交、齐悼惠王刘肥、荆王刘贾，赵隐王刘如意，淮南厉王刘长、淮阳王刘友、梁王刘恢、代王刘恒，燕王刘建。

这九王中齐、楚、吴三国封地最大。

刘邦新封了刘氏诸侯王，万万没想到他死之后，这些诸侯王互相不服，成了新的动乱因素。

当时全国共五十四个郡，诸侯王就占了三十九个，又连成了一片。中央只控制着十五个郡。

经汉初休养生息，各诸侯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经济、政治力量增强，人力也大大增长，便与中央政府产生了新的矛盾，而且日益激化。

文帝时，天下太平，人民休养生息，呈现一片富足祥和状态。济北王刘兴居、淮南王刘长开始跃跃欲试，两人合谋造反。但不出半个月便烟消云散，两人由威名赫赫的诸侯王沦落为被市井平民唾弃的乱臣贼子，不只自己身首异处，连带亲族子嗣也堕入阴曹地府。

济北王、淮南王被取消了番号，却没有杀一儆百，反



而又招致吴王刘濞的谋反之心。他仗着吴地的自然资源丰富，靠铸钱、煮盐等行当积累了一大笔财富，便召诱天下犯法、流亡歹人到吴国，敬为上宾，图谋犯上作乱。

梁王太傅贾谊看到诸侯王势力发展已成为统一国家的威胁，便上书汉文帝，分析天下形势，提出自己的主张大意是：

“天下形势，犹如一场大病，小腿几乎和腰一样粗，小指头几乎和大腿一样大，这样平居连伸屈都很困难，要是有一两个指头出了毛病，身心都不得安宁。要不趁早根治，留下病根，将来即使有像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治不了了。”

针对诸侯王的情况，贾谊主张既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，又不致于骤然发生不可控制的局面，他建议用缓和的剖分方法，提出了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办法。目的不是削夺诸侯王的封地，而是使其分成若干的小国，达到削弱的目的即可。

遗憾的是：文帝一心“清静无为”，不想兴师动众，当场就否决了贾谊的建议。贾谊怀才不遇，忧郁而死。

贾谊没有想到，待他死后不久，文帝便推行了他的策略，将齐国分为七，淮南为三，赵国为二。贾谊在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。

景帝时，诸侯问题更为尖锐。内史晁错提出另外一种强硬的削藩政策，对于有罪过的诸侯王削夺封地。他说：

“最初高皇帝初定天下，只因兄弟少，诸子弱，才大封同姓王，齐楚吴占了大半天下。现在吴王刘濞为太子被误伤致死一事，诡称有病，不来朝请，按法应当诛杀。文帝不忍下手，还赐给他几杖。先皇圣德至厚，吴王应改过自新，他却更加骄纵，诱集天下逃亡之人，图谋作乱。现



在削去他的郡县他会反抗，不削他，将来也会反叛。现在削藩，他谋反仓促，战祸小；如果不削藩，谋反有充足时间准备，战祸就大了。”

汉景帝连声称“是”，遂采纳了晁错的建议。赵王刘遂有罪，削其常山郡；胶西王刘卬以卖爵、舞弊欺诈，削夺其六县；楚王刘成在薄太皇太后丧事期间，于服丧的居室里与女人媾合，按律当斩。景帝下令赦免死刑，削夺其东海郡，划归中央。

一连串雷厉风行的削减封国土地的措施，震撼了朝野。尤其吴王刘濞，深觉自身难保，恐怕下一个削藩的就是吴国了。他于是联合其它各国，匆忙结成联盟，准备铤而走险。

吴、楚七国反叛了，他们打着“诛晁错、清君侧”的旗号，理直气壮地领兵进犯，企图夺回自己失去的藩地。

大臣袁盎与诸侯王关系密切，他接受吴王钱财，把柄落在晁错手里，晁错一再向汉武帝参他贿赂罪，就此结下了怨隙。袁盎得此机会，便伺机报复。

他到汉景帝的密室里掏出叛臣的书信，声言道：

“七国起兵，只因晁错。晁错一命可挽社稷之平安。杀掉晁错，赦免七国，复其故地，便可兵不血刃而天下安宁如初。”

景帝不语，沉思良久，方叹道：

“爱卿所言极是，吾不能因爱一人而误天下人。”

景帝垂头，同意了袁盎的建议。

可怜晁错并不知小人陷害，他接到景帝的诏令，换上朝服乘车急趋东市。谁知迎接他的竟是一群横刀怒目的武士。

众武士一拥而上，将他从车上扯下来。



一监斩官手拿圣旨，宣布道：

“圣旨下，晁错罪不容赦，当诛。”

晁错欲要辩解，还没张嘴，却见刀光一闪，锋利的刀片将他拦腰斩断。他惨叫一声，鲜血喷洒一地，一双含冤的眼睛至死还在怒视着天空。

须臾，晁错的家人及同族人，不分老幼，悉数解来。他们看着躺在血泊中的晁错的尸身，恐惧得浑身发抖，竟没有一个人敢哭出声来。但他们也难逃噩运。刀光频频闪过，几十条性命成了换取兵不血刃的筹码。鲜血染红了东市的地面。

长安街市上不乏行人，他们目睹了这一惨状，心里悸动不已。

然而，晁错被杀，并未阻止叛军向长安挺进。这时，景帝才洞悉了刘濞之心，他根本不是要“诛晁错，清君侧”，只是打着诛晁错的幌子，夺取大汉的政权。于是，他派太尉周亚夫、大将军窦婴率军反击。

三个月后，七国之乱方平息。

“七国之乱”使景帝痛下决心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，进一步限制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。

七国之乱平定，刘濞逃到东越，后被东越王所杀。其余胶东王、胶西王、菑川王、济南王、赵王都畏罪自杀。齐王刘将闾虽未与刘濞一起造反，可答应与之同谋，也畏罪自杀。后景帝怜其同姓家族，又封七国后代为王，但权力大大削减了。与此同时把与外夷接壤的一些土地划归了中央，以防止诸侯与外族勾结生变。

汉景帝采用贾谊的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政策，削弱诸侯王的力量。

汉景帝除封一部分刘姓王以外，封皇子刘端、刘胜、

刘彻、刘荣为王，以巩固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力量。

中元六年（公元前144年），梁王死了以后，他又封五个儿子为王，封刘彭离为济东王、刘买嗣为梁王、刘明为济川王、刘定为山阳王，刘不识为济阴王。

景帝新封诸侯王的结果是：原齐国分为六个小国，即齐城阳、济北、菑川、胶西、胶东；原梁国分为五个小国，即梁、济川、济东、山阳、济南；原淮南国出现淮南、衡山二国；与新建的鲁、楚、江都、临江、长沙五国，原来的燕、代两国，一共出现了二十六个诸侯王国。

诸侯王国的数量虽然大为增加，但是地方却日益缩小，各诸侯国直接归属中央，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。

汉景帝还下令取消诸侯王的治民权。

诸侯王不得再治理国内，权力收归中央政府。

诸侯王的官吏任免权大部分也被剥夺了。

景帝以后，诸侯国四百石以上的官吏均由中央政府任命，诸侯王只能授四百石以下的官吏。

这时的诸侯王仍保留着政权形式，但只剩下一具空架子。王国和汉朝直辖的郡都没有什么区别，诸侯王变成以租税供养的寄生虫了。

这样，诸侯王丧失了大部分政权、财权和军权。

到汉景帝末年，诸侯王已失去了往昔的显赫权势。但受打击的诸侯王，除叛乱的原因之外，血缘关系上也是比较疏远的。对这些人的削弱，有助于继续增封和皇帝血缘关系较近的皇子。尽管血缘关系较近的诸侯王能成为朝廷的辅藩，但也有可能发展成离心力量。

汉武帝一上台就考虑到了这种可能发生的离心趋势，遂采取了防范措施。而事实上，他在削夺诸侯王的问题上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，因为诸侯王经过文景时期的打



击，元气已尽，已经没有太大的力量同中央抗衡了。

汉武帝即位以后，新老王侯据地食邑，依然享有着种种特权，享受着皇室的特殊待遇。尽管他们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，却并不死心，不断地悄悄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当然，也并不排除一部分恭谨守法、规规矩矩过太平日子的人；但大部分人荒淫骄奢，夺取民宅，横行不法。这些人既是皇室的基础，又是皇室的侵蚀力量。

晁错惨死的情景重新在大臣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，在汉武帝压制诸侯王权的策略下，他们效仿晁错，积极摧残各封国的诸侯。臣下们经常向汉武帝汇报和揭发诸侯王的过失和劣迹，不惜吹毛求疵，欲置人死地而后快。有时还召来诸侯王的部下，鞭笞威逼他们检举封国的诸侯王的罪过。众诸侯王感到日子愈过愈艰难，心中悲苦不迭。

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）冬天，代王刘登、长沙王刘发、中山王刘胜、济川王刘明进京朝觐汉武帝。

久别重逢，汉武帝很高兴，他特意设盛宴款待。

须臾，宴席摆好，分宾主落座。众诸侯王一一向汉武帝敬酒，说些场面上的客套话。汉武帝平时公务缠身，这时才稍感轻松，他令乐官奏乐助兴。一时乐音绕梁，汉武帝饶有兴致地打着节拍，沉浸在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中。

突然，坐在他身边的中山王刘胜大放悲声，乐工们大吃一惊，乐声也戛然而止。

众诸侯王以为他喝醉了，便夺去他的杯子，责怪道：

“兄长不胜酒力，还是量力而行。”

刘胜哭得呜呜咽咽，说道：

“陛下为小王做主。小王实因心中悲切，情不能自己。还望陛下容谅。”

汉武帝轻皱眉头，不解地问道：



“兄长有什么悲切之事吗？朕能不能帮你解决？”

刘胜叹气道：

“小王心中的悲伤积郁已久，刚才的音乐触动了小王的心事，与小王的悲伤不谋而合，这才惊扰圣上。”

汉武帝说：

“你有什么心事不妨说与朕听听。无论怎样，朕不会怪罪你的。”

刘胜忧郁道：

“唉——臣以疏远的身分，受到陛下的宠信，得以在东方作为藩属，在辈分上，陛下称小王为兄。可是那些地方官吏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他们结党营私，随时随地地找我麻烦，使皇室族人，备受欺侮。圣上听了他们的检举，对我们的亲情，也如同冰一样，逐渐溶解消失。今日小王见陛下对我们亲切，可这样的时候会越来越少。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和陛下一起喝酒听音乐还很难说。想到这一层，小王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”

众诸侯王听罢，一片凄声。无形中助长了刘胜的勇气， he 就把官吏们对诸侯王的侵夺和侮辱的事情，一一哭诉。

汉武帝仔细听着，对所发生的事情颇觉意外。他不住地感叹道：

“各位兄长受苦了。”

还在宴席上，他就御笔亲书，向各诸侯国下了圣旨。

他下令增加对封国诸侯王的礼遇，命主管部门减少对诸侯王的无理约束，增加对皇族的恩赐，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。

众诸侯王得此圣旨，如获至宝。他们一反凄凄惨惨的苦相，重又在封国做起了土皇帝。于是，一系列淫逸乱



伦、滥杀无辜的恶性事件又一汇报到汉武帝耳边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汉武帝走了一条中间道路。他既没有像文帝那么软弱，任诸侯王随意发展，听之任之；也没有像景帝那么强硬，以残酷的手段制裁诸侯王，将他们的势力缩小到最小范围。汉武帝是英明的，他认识到：诸侯王需要安抚，使之成为自己的藩卫，但又要防止他们过分强大，以免危害以自己为首的刘家天下的统治，所以他寓分地于恩抚，既抑制又妥协，边削边封。

这时出现了一个政治家，他就是有名的主父偃。

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，汉武帝召见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、朱买臣等人。他们都向汉武帝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。其中，汉武帝对主父偃倍加青睐，于是破格提升，一年之中连升四级，着实眼红了一大批人，也作为一件新鲜事，成为长安街谈巷议的新闻。

主父偃祖籍山东，年轻时曾钻研过长短纵横术，自比为苏秦、张仪。后来，他见到汉武帝重用董仲舒，以儒学为尊。他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，只有改投儒家门下，将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作为晋级的基础。

然而，因为他博采众家之长，在学院派出身的儒生眼里显得不伦不类，他曾到山东诸侯王国中进行游说，却始终受到排挤不得重用，一直郁郁不得志。

主父偃闲居家中，更深刻地钻研儒术，无奈生活贫困，逼得他无法静心读书。他又到燕国、齐国和赵国等处逗留，以求谋个一官半职，好解燃眉之急。但是，他却处处碰壁，有时连见到诸侯王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说施展自己的抱负了。

一筹莫展之际，他索性变卖了家中几亩薄地，带着几两银子的盘缠，准备破釜沉舟，到长安做今生最后一搏。

他求人向大将军卫青引荐。但卫青只对行军打仗感兴趣，对他纵横天下的议论茫然不知所云。他知主父偃是个人才，便屡次向汉武帝介绍他的情况。无奈他才浅识薄，无法向汉武帝详细介绍主父偃的独到之处，所以汉武帝一直也没有上心。

元朔元年，主父偃在长安城坐吃山空，窘困到一文不名。他在绝望之际，提笔向汉武帝写了一封长信，将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见解都揉合在信中。他想，即使自己饿死在长安，也算给世间留下一样有用的东西吧。

他对这封信根本没抱太大希望，身居客栈，每日里瞪着大街上的人马车流发呆。

忽一日，也就是他投信的第三天，两匹骏马拉着的豪华马车停在客栈门前。他以为又有什么达官贵人来了，百无聊赖地盯着看。

客栈老板跑出去迎接，同一个肥头大耳貌似太监的人低语着。就见客栈老板掀了自己的门帘进来，一脸的喜气：

“恭喜客官，皇上派人来接你了。”

他心中一阵狂喜，感觉像做梦一般，他揉揉眼睛，盯着老板势利的脸，昨天他还因为自己交不起房租要撵自己走，那副凶相他永远忘不了，今天他却又显出一副巴结的谄媚相。一个人竟能有这么多的脸谱吗？

但他还是狐疑地问：

“你没有弄错吧？”

老板赔笑道：

“怎么会错呢？公公点着你主父偃的名字，要将你带到皇上御前。其实，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一般人，瞧你一脸的富贵气，早就应该……”



主父偃已经起步，不耐烦听老板的啰嗦。老板低头哈腰地帮他掀开门帘，他也懒得说一声谢谢，像这种哈叭狗似的势利小人，他若有了权，先踢他两脚。

出门时，他还听到老板甜得发腻的声音：

“客官慢走，客官发了财，别忘了咱这地方儿……”

主父偃给汉武帝的信中提了九条建议。其中八条是有关律令方面的，另外一条是有关反击匈奴方面的。这其中，主父偃用一支生花的妙笔，对汉武帝或褒或贬或忠告，言词间充满了机智。

汉武帝爱不释手地展读，口内赞叹不已。

主父偃引用《司马法》中的话说：

“国家虽然强大，好战必然亡国；天下虽然太平，安枕无忧必然会有危险。”

主父偃写到，攻击匈奴，使大汉疲敝，不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策。

这是主父偃在匈奴问题上对汉武帝的批评，汉武帝暗笑他愚腐，却也并不怪罪。他感兴趣的是主父偃在律令和皇权方面的建议。

为此，他调用皇宫中的马车，叫人把主父偃请来。

主父偃杰出的政治才能深得汉武帝器重，汉武帝早就觉得汉朝的律令过于陈旧，已经不合时宜，正想寻求新的途径打开局面。主父偃适时地迎合了他这种愿望，宛如上天特意的安排。

汉武帝马上给他封官，同议国家军政大事。

主父偃因为才能出众，备受武帝青睐。他开始做郎中，不久升为谒者，后来又升为中郎，最后又升为中大夫。这是一年之中发生的事情。

主父偃得到汉武帝的垂青，一心要报答知遇之恩。他

刚到朝里，听说河南地收复的事情，就向汉武帝献计，在河南地筑城。

他力排众议，向汉武帝阐述了巩固北方边防的重要性。

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没有理会众大臣劳民伤财的说法，开始建筑朔方城。

主父偃又建议移民实边。汉武帝一声令下，十万贫民被迁到朔方城居住，充实了边防力量。

到北方去的移民都是贫民。主父偃又向汉武帝建议把豪强大族移一部分到茂陵。

茂陵地域宽广，但人口稀少，汉武帝的坟墓就座落在那里，那是在他刚即位时就开始建造的。

主父偃侃侃而谈：

“把天下豪强大族移到茂陵，不但可以使茂陵繁荣起来，还能防止这些人在他们扎根的地域胡作非为，仗势欺人。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必然有所收敛。这样做不需诛杀，各地的祸患便自行消灭了。”

汉武帝啧啧称许，就下了一道诏书，叫各郡调查户口，将财产在三百万以上的豪强大户都限期迁到茂陵，不得有误。

这道诏书下达之后，大户人家被逼着举家迁到茂陵。他们心里不情愿，但违抗圣旨是要灭族的。他们垂头丧气万般无奈地踏上了去茂陵的路。

有个叫郭解的河内轵县（今河南济源县南）人，号称“关东大侠”。他家财万贯，同官府中人多有勾结，为乡野一霸。他也在搬迁之列，但他不愿背井离乡，便疏通关系，求到大将军卫青门下。

卫青碍于老朋友的面子，不便推辞。他又是个极厚达



之人，对郭解的苦衷也颇同情，便想说服汉武帝放郭解一马。

他说：“河内人郭解家贫，是不是可以不搬迁？”

汉武帝知他面皮软，肯定有人撺掇才说此话，他对他的谎言不想追究，便玩笑似地揭穿他道：

“郭解若是一个贫民的话，必然不会在搬迁之列，又何需请大将军出面说情呢？”

卫青脸一红，讪讪地不知如何回答。

汉武帝又逗他道：

“欺君之罪，可是要杀头的呀。”

卫青的脸一白，忙跪下磕头道：

“卫青该死，被人利用了。”

汉武帝忙说：

“大将军请起。朕无意怪罪大将军。只是这种闲事，大将军以后还是少揽。”

卫青一连称“是”，脸胀得通红。以后几天，见到汉武帝，仍是一脸的羞惭。

郭解无计可施，一看期限又快到了，只好收拾家当上路。他的狐朋狗友前来送行，光赠送的路费就够一户贫民一生吃穿不愁。

郭解这一类人叫游侠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根本无视汉朝法律。郭解迁居茂陵后，手下人留在轺县，谁跟他们作对，就遭到他们的暗杀，官府都对他们敬而远之。

也有状告郭解的，呈在汉武帝御前。告他滥杀无辜，谁不小心多看了他一眼，立时就遭杀害。

汉武帝下令调查，但不巧，案子都发生在大赦之前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
郭解的案子，招来许多莫衷一是的非议。有人说他横